

史記

新平船

PDG

光緒壬寅季武林
竹萌齋二次石印

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
七錄之目首列經史四
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
訓者也尚書春秋內外
傳尚矣司馬遷創為紀

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
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
筆之人類皆嫻掌故貫
舊聞旁羅博采以成信
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

取徵焉朕既命校刊十
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
為經翼監本亦日漸殘
闕併勅校讐以廣刊布
其辨譌別異是正為多

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
例明史先經告竣合之
為二十二史煥乎冊府
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
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

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
 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
 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
 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
 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

之以卓豈不在善讀者
之能自得師也哉
乾隆十二年二月朔

勅敬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陳邦彥奉

貴福

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汲古者並稱三通該學博聞之士所必資也舊刻
譌缺漫漶且流布漸少學者閱焉今載籍既大備矣
十三經二十二史工具告藏其以內府所藏通典通
志文獻通考善本命經史館翰林等詳校而付之
氏一仿新刻經史成式以廣冊府之儲欽此

丹一州三原縣後漢大尉劉翊之縣也

志文煥述卷之六分國史部命官字指文煥述之風

十三卷二十一又王昌古頌其功而後國風興

結始更始且燕命而少學各開其功而後國風興

上篇此古者而爾二並結學制則之士而少資與否

漢劉十二平六月十一日內閣奉

卷十一

和碩和親王

臣

弘晝等上言

臣

等奉

勅校刻二十一史告竣恭呈

睿鑒

臣

等謹奉

表恭

進者伏以

帝治綜百王宏啓汗青之簡

皇圖軼三古重輝竹素之書

大一統以垂庥遍蒐柱下

錄千秋而作鑑悉發名山刻玉鏤瓊丕煥龍盤之寶

字披雲撥霧聿新蠹落之殘編藝林氣蔚文昌冊

府光騰奕襮竊惟神聖傳心之要莫重於經帝王
致治之規必詳於史識大識小始同出於一源記
事記言後分標於四庫左氏因春秋之筆編年附
經以存馬遷仿尚書之裁紀傳立史之局班范後
出悉踵前規劉李代興必遵先路雖篇目或有增
減而體例不致紛殊自史漢以及宋元効修明而
若畫一凡專門名家之私著不入故府之藏集通
鑑綱目而求詳必以正史爲斷若十七史若廿一
史各有成書爲南監本爲北監本舊稱佳刻然而
校讎疎略不獨魯魚亥豕之訛加以歲月侵尋更

多蝨蝕蟲蠡之損以是郢書燕說貽誤丹青野乘
稗官翻新梨棗不有精良祕本誰羅放失舊聞欽

惟

皇帝陛下

學隆稽古

道合傳心

同文以式萬方彝倫攸敘

執中而徧天下禮樂爲昭由百世而等百王統歸定

論自皇初以迄近古總攬宏猷莫不仰

聖世之鴻規固已成

盛朝之至治乃以圖書大備典訓咸昭旣刻全經必羅
諸史明朝史新已告竣具有成模舊唐書向者單
行亦宜並列統彫二十二史以配一十三經承
恩命以鳬趨引清班而雀躍善本

頒從祕閣紛綸羣玉之編直廬密邇

禁廷清切蕊珠之館然脂夕校月已窺簾砥墨晨書
風爲展頁喜值文林盛事渾忘素業辛勤惟是諸
史考証之難較之羣經異同尤劇前史之後乘卽
後史之肇端南史之牽連亦北史之綴輯各人撰
述自不必同互有淆訛豈無一是摘錄易滋繁冗

辨正務在簡明積少而多由博歸約時呈

欽定悉仰

睿裁繙校之業幾更梓繡之工日進經七年之寒暑次第成書合千古之典章完全插架鎔經兼之鑄史仰巨製於

天章考古因以証今沐鴻功於

大治四海識先民矩矱萬年爲後學津梁臣等學慙淹雅才謝宏通深思往籍有闕文傳疑傳信猶恐校書如落葉旋掃旋生僅云循覽數行未足効愚一得伏願

瑤函啓瑞

寶籙凝庥

乘運會之光昌邳隆文教

式典章之明備廣勵儒修損益因革順乎時懋建中
和之極忠敬質文推其意長留淳古之風則至誠
裕天下之經綸遠邁觀圖於河洛盛治羅古今之
道法不煩刻玉於云亭矣計校刻告竣二十一史
共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六十五函謹奉

表隨

進以